



## 天柱山

皖源仙境 诗画天柱

从安庆潜山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创作始终关切百姓疾苦、人间烟火，随着他的履迹，北京、南京、江西、重庆包括他的故乡潜山等地的年俗、年味不断在他的笔下涌现。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金粉世家》开篇楔子《燕子书春奇才惊客过 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》，写的就是冷清秋在北平西城白塔寺庙会上书春的故事，通过她现场根据作者新闻记者的身份，量身定做楹联“文章直至饥臣朔，斧钺终难屈董狐”的情节，勾画出了一个清丽秀雅、端庄娴静、知书达礼、耿介独立的才女形象。

1947年2月5日，张恨水在北平《新民报》副刊《北海》发表《看灯有味忆儿时》，文章将陆游“青灯有味忆儿时”诗句改一字为标题，回忆自己10来岁时在江西景德镇闾阳书院私塾蒙学期间，元宵夜

和砚友秋凤看灯的情境，年味与童趣相映生辉。

张恨水有除夕作诗的习惯，他夫子自道：“积习难改。”1936年除夕，张恨水因名列日本特务在北平搜捕文化界抗日人士的黑名单，不能回北平，无奈寄寓南京诗友叶古红家，写了一首诗：“久无余力忧天下，又把微醺度岁阑。斗咏友朋零落尽，一年一度是诗寒。”战争的阴霾消弭了年味，诗里弥漫的是对民族危亡的忧思和动荡时局下友朋零落的人生况味。1947年除夕，张恨水写了八首诗，其中第六首写道：“白发慈祥烛影前，江南今夕几时眠？一般儿女成行后，人子思亲是晚年。”安庆虽然地理上属江北，但文化上属江南范畴。当时张恨水在北平，而他的老母亲在故乡潜山，“人子思亲是晚年”，52岁的张恨水除夕思念母亲，他想母亲也在千里之外思念儿子而难以成眠吧，思亲孝亲，令人动容。1952年除夕诗：“但求儿女能医俗，赖有文章不算贫。纸里题诗先欲笑，蓝衫一领绝风尘。”写的是淡泊自守的文人风骨和对子女们的勉励。

# 张恨水笔下的年味

朱显亮

当然，张恨水笔下写得最多的还是故乡潜山的年俗、年味。刊载于1948年2月3日北平《新民报》副刊《北海》的《故乡的小年》，写的就是潜山拜祖坟、接祖宗回家过年的小年习俗。他写道：“我对于故乡的安徽小年，有着深切的印象。……（腊月二十四傍晚）在那鸡子黄似山头太阳光下，冲着麦田上的晚风，轮流着去上坟。拜坟的意思，是请祖先回家过年。……晚上，大门两边挂上红字灯笼。假如屋子是四进，四进门的堂屋门都敞着，好让祖先成群进来。最后一进是神堂，香烛三牲，再祀祖一番，由大到小，依着辈分、年龄磕头。”安庆一带现在依然延续着小年接祖、拜祖的习俗，通过这种仪式，赓续着慎终追远、尊祖敬宗、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，也承载着人们辞旧迎新、祈福纳祥的精神追求。

张恨水写故乡年俗最细致，描写故乡年味最浓郁的是他写于1958年的组诗《潜山春节（十首）》。

张恨水一生辗转大江南北，晚年一直居住北京，但从未中断对故

乡的思念。这一组诗用白描的手法将听觉、视觉、味觉等感官融为一体，放“干边”、打豆腐、作糍粑、贴门对、“盖”鱼、玩花灯、唱黄梅戏，刻画出了一幅热闹且极具地方色彩的潜山春节风俗图。“盖”鱼是潜山方言，一般一个生产组有一口当家塘，年初放养鱼苗，到了年底用大网把鱼打捞上来叫“盖”鱼，每家每户分几条鱼过年，象征年年有余。玩花灯一般初七开始一直玩到元宵，花灯有龙灯、狮子灯、五猖等等，以龙灯为多，都有驱邪祈福的意思。张恨水先生说的采茶歌指的是黄梅戏，玩花灯的时候唱黄梅戏，唱的都是喜庆的折子戏，如《对花》《夫妻观灯》等等。打豆腐、做糍粑、贴门对等年俗也一直延续至今。近年来，许多年俗入选非遗项目，得到了活态传承，也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，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张恨水先生《潜山春节》十首诗，虽不着一个“思”字，但描摹生动、细致、详尽，思乡之情在字里行间蔓延，读来真让人觉得“年”味无穷，回味无穷。

## 天柱山的年味

# 熬米糖

程建华

每到腊月底，炸米的就来到了徐庄老屋的大堂厅，多少年雷打不动。徐庄老屋土砖到顶，坐北面南，前后两进，中间一个天井，抬头能望见偌大一个四角的天空。四根壮硕的圆木竖在黄色石鼓上，撑起了大堂厅黑魆魆的屋顶。堂厅正中的壁龛里，供着“天地君亲师”及许多颜色莫辨的祖宗牌位，小春、梅红家蜂窠似的挤在这老屋两边的厢房里。

炸米的是个驼背老头，戴顶黑猴帽，穿件黑棉袄，脸也像他挑来的炸米罐一样，火光下闪着油彩，黑得发亮。老头左手呼哧呼哧拉扯着风箱，炉里的火苗艳得像霞，贪婪地舔舐着黑黝黝的罐底。炸米罐胖胖的肚子，团头细尾，脑袋顶上有圆手柄，许是摸久了，柄上泛着刺眼的光。这炸米罐可真神奇，玉米呀，大米呀，年糕呀，掺点儿糖精倒进去，不大会儿，就能炸出又甜又香的爆米花，或膨胀了数倍的糖果米和年糕果子来。这会儿，老头鸡爪子似的右手摇动着手柄，一会左摇摇，一会右摇摇，头像打鸣的公鸡一样，昂得高高的，又不时停下，顺手往炉里扔几个松塔，一边眯起只血红的眼睛，瞅瞅手柄前的钟表。

好了吗？小春蹲在边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怯怯地问。叫花子烧粑——等不得热。老头白了小春一眼，又拿腔拿调地说：过年过年，急么事咧？老头一副久经风浪、不急不躁的模样。莫催，莫催，老师傅晓得搞。边上有人讨好地说。不急？说得轻巧，米糖早都熬好了，大家盼来盼去，不就是盼着炸米捏糖果嘛！

熬米糖是门技术活儿，心灵手巧的人才干得了，妈性子急，腊月半就火杂杂开始准备了。妈清早起来，楼顶上翻出蒙尘已久的米甑，小河里洗刷干净，靠在墙角沥水，暖阳下，午后就晒干了。檐下，劈好的棒子柴横平竖直、码放得整齐。妈大火蒸了一甑糯米饭，饭熟了，香雾弥漫厨房，溢出窗口，整个村子似乎都闻着年味了。妈趁热将米饭倒进锅里，又将早已备好的麦芽、石膏一股脑扔在锅里，挥一把大铁铲，搅得翻天覆地、风生水起。奶在旁嘟囔：做什么事，急着去插田呀？妈笑着，手头慢下来。冬天的太阳下山早，暮色起时，那一锅糯米饭快搅成糊了。奶努了努嘴，妈停下了。奶盖上锅盖，找来一床旧棉被，包粽子一样，将锅盖捂得风雨不透。奶说：熬糖就靠这

一下子，捂不好，明天就成了一锅馊饭。这一捂，就捂到了第二天日暮，奶站在灶台边，抽抽鼻子，瘪着嘴对妈笑道：成了。妈揭了被子和锅盖，灯下，锅里明晃晃一汪水，糯米饭成了一坨糊，浸在锅底。一时醇香直冲脑门，烈酒一般。妈脚下有些踉跄，取来打豆腐用的包袱，兜住捞上来的稀饭，将十字架架在锅上，使劲揉捏着包袱，糖汁断线的珍珠也似，叮叮咚咚跳进锅里，妈揉得满头大汗，直至榨干了最后一滴糖汁才歇下。奶坐在灶下，笑漾漾地，像一尊佛。棒子柴化为烈焰，锅底快烧红了，糖汁在锅里咕嘟咕嘟叫唤开了。不知不觉，月已中天，院里月光匝地，一如霜染。月光挤进窗户，洒在锅台边，奶和妈肩披霜月，手脚不歇。米糖已经成形，奶和妈将米糖缠在擦拭过的门栓上，一圈一圈地拨弄，琥珀色的米糖一点点白亮，最后，竟如月光般洁白了。

熬米糖的辛苦是大人事儿，且不说，为了吃上糖果，小伙伴们也没少做功课呀，秋后就背着能装得下自己的大竹筐，成群结队去小山边捡松塔，到家一个个累成了狗，来回毕竟七八里路呀！时常为一个松塔是谁先看见的，不

惜与往日最要好的伙伴争得脸红脖子粗，甚至几天不说话。这老头倒好，竟让我们莫急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老头又斜眼瞅瞅钟表，终于颤巍巍站了起来，大堂厅一阵骚动，大人孩子都伸长了脖子，万众瞩目下，老头大喝一声：哪家的？老头喝得余音绕梁，像戏台上中气十足的老旦。我家的。小春举着脏兮兮的手，一溜小跑到老头面前。按住，按住。老头指着一只长口袋尖声吩咐着。去年，就因为口袋后面的箩筐没按紧，老头一脚踩下去，嘭一声响，罐炸开了，一道浓烟里，箩筐冲出老远，满罐白花花的糖果米小河淌水般洒满一地。

小春整个身子趴上箩筐，双手捂住耳朵，鼓着眼睛，大蛤蟆似的瞪着老头。老头转身拿出个空心铁棒，套住罐口的开关，龇牙咧嘴，奋力一脚，轰，烟腾雾绕，小春哎哟一声从箩筐上颠了下来，旋即连滚带爬起了身，拍拍屁股上的灰土，蹦跳着大叫：哦嗨，捏糖果了，捏糖果了。

那天是大堂厅一年里最热闹的一天，大人们你来我往，进进出出，伢子们围着炸米罐叫呀，喊呀，一直疯到天黑才回家。驼背老头什么时候走的我们都不晓得，奶说他要忙到半夜才能收工，而那时我们早吃完了朝思暮想的糖果，正在香甜的梦里意犹未尽地啃着手指头。